



二十六卷 二十七卷

和
1811
15



和 16
1811
15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二十六

右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及門張孔尹聖任校刻

雜詩總目 咏懷 秋懷 臨終 兩憤 七哀 悼亡

墓下 陵廟 銅雀臺 哭范僕射

贈答總目 贈蔡子篤 贈士孫文始 贈文叔良

贈五官中郎將 贈從弟 右共四十三首

咏懷

咏懷詩十七首

顏延年曰說者謂阮籍在晉文王代嘗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理傑志氣宏放蔣濟辟為掾後謝病去為尚書朝

遷步兵校尉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成陳留八十
餘篇此獨取十七首咏懷者籍於魏末晉文王之代
常慮禍患及已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逐
勢利而已按咏懷詩雖為司馬氏而作及他事處亦
多當依文義相近處解之不可強為牽合

顏延年沈約等註

夜中不能寐。只此五箇字百感交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

風吹我衿。帷帳鑒照也。孤鴻號外野。翔善作鳥鳴花林。夜中所

孤鴻喻賢臣孤獨在外翔鳥鷺鳥。徘徊將何見。仍以夜。憂思獨

傷心。篇中多少心事便於開章見面所云傷心者憂君愛國

此章喻賢奸倒置君子失所於野而號。小人得志於朝而

樂以林喻朝以鳴喻樂然却是寫夜中景物故無可罪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變力有芬芳。猗綺

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游江濱解佩珠以

指環佩荷靡兩情相得貌二女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漢書

與交甫實未如此飾飾以成文。賦惑陽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李延

年歌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惑陽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謂

蔡結中腸者結其夫之中腸謂始終不相背負。感激生憂思。其

夫與其妻中道忽別夫有異志不歸妻。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

因感激始之相結而生憂思如下所云。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

施其雨怨朝陽。妻無異志終望其夫之歸以妻喻魏以夫喻晉

更生異志如望雨者忽而日出無以酬其望也。比魏以輔弼

望晉不謂晉反萌篡奪之志故從而怨之結處以離傷繳明此

意極幽極隱細心如何金石交。指上結中腸一旦更離傷。二句

人方能領取。謂不變也。怪而

之辭

按大意言人情始終難信。以夫婦喻君臣。夫交甫與二妃。不過邂逅相遇。素非有中腸相結者。然一經贈佩之後。交甫於二妃。便千載不相忘。若傾城之女。中腸相結。期以偕老。非邂逅相遇者。比宜其夫不相忘矣。一旦輕相背負。頓改初心。人情之不可信如此。以刺晉之背魏。通篇只以夫婦始終不相保守為言。故無可罪。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嘉樹比魏盛時成蹊。喻來仕魏者眾。蹊小路。桃李即上嘉樹。秋風比晉吹飛藿。謂威被下民零落。即上嘉樹成蹊者不復

成蹊矣。喻人皆去魏附晉。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物之榮華有憔悴。即人亦然。盛則填滿門閭。衰則不獨門閭冷落。即堂上亦無人至。而生荆杞堂上。生荆杞與嘉樹下成蹊恰好對照。上四句是比。此二句是比中之賦。直驅馬舍五臣作捨之去。去上西山趾二句承上。如豈可與處。故舍之而去。與夷齊居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夷齊不去。商附周是不避涼趨炎者。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既去。西山不無妻子可戀。豈知人之死生一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二句又承上文作喚醒之詞。歲暮喻年老已盡也。言即妻子之戀亦無盡時。但觀凝霜之時。草之為深。為悴。曾有以歲暮而留乎。愈見妻子之不足戀。

按見人情勢盛則聚。勢衰則散。惡薄澆習。故已不樂與之共處。此世為趨附司馬氏說。可即不為趨附司馬氏說。亦

可故無可罪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繁華喻人美如春華之繁說苑安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王謂纏曰萬歲

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臣將殉恭王乃封纏三百戶龍

陽君有寵於魏王與王釣得十餘魚而棄炭下問故對曰臣始

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棄前之所得也今四海之內美人

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寒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

將棄矣安得無涕出乎王

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

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良註天天

明悅懌若九春十日故謂春為九春 磬折似秋霜尚書大傳

命周公莫不磬折磬形曲抗秋霜能摧折 流盼發姿媚言笑吐

萬物言此二人自屈折事君有如此者 流盼發姿媚言笑吐

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兩情相得

願為比翼之鳥雙飛而游 丹青著明誓永世五臣作不相忘

之信廣開束手之路言誓約如丹青分明雖千載而不相忘濟

註安陵龍陽以急事楚魏之主尚猶盡心如此而晉文蒙厚恩

於魏不能竭其股肱將行 按言人枕席私愛尚期生死相從况晉受魏高爵厚祿可

背負國恩耶俱於言外得之通體似咏史又似詆世人之

權好不終者故無可罪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漢伐大宛得駿馬乃作天馬歌 春秋

馬出西北而來東道行止無常 非有託五臣 富貴焉常保託止也春忽而秋秋忽而春歲序無

常富忽而貧貴忽而賤境遇無常 清露被皋蘭凝霜霑野草霜露之所凝露被皋蘭之時即為霜

沾野草之時草盡蘭亦盡矣榮悴無 常二句朝為媚五臣 少年夕暮成醜老少年之時即為醜老之

起下 起下時盛衰無常曰朝曰夕

永懷 四 按范野

詩 永懷 四 按范野

極言其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王子喬師太子晉見上二句時之近只承上四句反叫作結坊註俱欠

按此章純是憂生之詞以上四句興出下六句見世人逐逐無益俱不涉習事故無可罪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岡岑飛鳥鳴相過阿曲翳蔽也岡岑墓

所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古來無不死之人李公悲東門蘇

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李公李斯說秦平六國為丞相後為趙高所陷臨刑

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

去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

取

按見人當知足李公蘇子以不知足見殺如求仁得仁乃其自取固不必為之咨嗟而知足之人亦不免同歸岡岑所可怨毒者此耳於憂生之中見人宦成當退以刺嗜進不已之人故無可罪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蟋蟀鳴則歲將暮因

感物而傷魏之將亡殷盛也日憂日悲情見乎詞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見人皆附

憂此悲誰可告此衷曲上日多言下又日繁辭繁詞則不止多言上日焉所告下又日將訴誰正妙在重疊反覆以見其憂與

悲之甚究竟此等衷曲實是難說以不微風吹羅袂喻魏明月說說之妙此籍之所以巧於避禍也

耀五臣清暉喻司馬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雞知時者人亦
作四句其詞文其情隱合當知時隱退此
上半讀之中懷畢露矣

按見晉篡魏之形已成舉朝皆去魏附晉所云我聞有命
不敢以告人也見達人當見幾而作却託於感秋而動其
思歸之情故無可罪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只輕薄二字便見西游咸陽中趙李

相經過趙漢成帝趙后飛燕李武帝李夫人並以善歌妙舞幸

下面望三河背咸陽忘故鄉二心反覆總由少娛樂未終極白

年時脚跟立不定也咸陽西京漢所都喻魏娛樂未終極白

日忽蹉跎上是以遊比仕宦夫仕宦本欲行道今輕薄少驅馬

復來歸反顧望三河歸謂倦遊思歸故鄉三河見上註司馬氏

而黃金百鎰善作盡資用常苦多百鎰喻受魏厚祿資用至是

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東誤行入北太行路之險者喻得罪

於晉此時歸咸陽不可歸故鄉不得資用又乏絕是不忠於魏

復不忠於晉雖知失路將奈之何哉此則計其始終而喚醒之

也戰國策魏王欲攻邯鄲季良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

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

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之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

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欲

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按全為背魏附晉一輩人說法見人當不忘仕宦舊處豈
可別生他念至於迷途失路雖悔亦無可追却借輕薄少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軫距阡陌子母相鉤善作帶五色

曜朝日嘉賓四面會史記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

瓜漢書霸城門民間謂為青門畛界距至也阡陌界中道子母

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此以下句明上句即承上東陵言之見其不必多財也布衣可

終身寵祿豈足賴

按大意是言人生但得資用無窘亦不必定要寵祿若東

陵之始貴終賤但善於其業亦可瞻已娛賓是布衣之樂

不減於為侯時只以自明知足不受寵祿之意詞意和平

故無可罪

故無可罪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河南郡圖經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上字非活字城東北十里首陽

山上有首陽祠一所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采薇士即夷齊嘉樹謂嘉美之樹良辰在

何許因感首陽岑忽感及時物之變突作問詞是憫亂又疑霜不是憫亂不即不離妙甚下數句正見其非良辰

露衣襟深秋之景寒風振山岡元雲起重陰天色陰晦加以元雲故為重陰銑註風振雲陰

喻晉王專權而冒上鳴鴈飛南征楚辭鴈鳴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鵙

鳩伯勞也感秋氣而鳴鳴則百草就衰向註鳴素質由商聲素質由商聲

雁飛征喻賢臣遠去鵙哀音喻邪臣讒佞愴傷我心翰註草木凋素由商聲用事國家衰弱由姦臣執政

是用傷我心矣

按因望首陽岑而思采薇士便有借隱之意已刺入晉事矣却又借文人悲秋常調自晦其意故無可罪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珠玉喻道德顏閔是

有榮名者伏下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自高視下曰臨上開軒下登

其人邱暮蔽山岡萬代同一時方言塚大者為邱言萬代之聖賢不同究之一時同歸於盡起

下榮名千秋萬五臣作歲後榮名安所之道德之榮名亦屬無益况富貴乎此籍之託於

酒狂以乃悟善作羨門子噉噉史記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古仙人也

自晦也噉與啗同笑也噉噉笑聲

按大意是託於達觀以自擴其懷抱見道德之榮名死後

何所附麗矧在富貴見已不羨榮名正非菲薄湯武故無可罪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漢書地理志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地

綠水揚洪波頂蓬池曠野莽茫茫頂大梁走獸交橫馳飛鳥相五

作隨翔喻人民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鶉火星名鶉火中夏之九月十月日月相

望十五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朔風比政令之峻微霜比刑

喻司馬氏大抵奸臣欲移國祚必嚴令峻法以羈旅無儔匹俛

威其不附已者新莽之於漢武氏之於唐可見仰懷哀傷無同志共遊故可哀傷應轉首小人計其功君子道

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四句承上雖無儔匹但君子與君子為儔匹小人與小人為儔

匹若小人所計者功而已於人妄有所與君子則以常道自守非其人則終莫之與是以無儔匹終至於憔悴而不悔因詠心中所懷而著於斯章也隱寓已之特立不肯附入邪黨孫卿子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此章因遊覽景物之蕭條悲旅况之索寞故無可罪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三旬六月之旬欲移入於秋喻魏欲移入於

晉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透迤樹向秋則凋零此時尚見其芳雲向秋則為白此時尚見其清喻魏

猶有餘德在人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差馳言相次而奔

徊空堂上怵怵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夏入於秋以

故於空堂上徘徊而生其怵怵之心莫我知三字甚微甚隱心在魏而不在晉誰是知我者末又望晉於魏卒歸歡好不見別

離可悲之事四句不接之接不承之承語氣婉約入妙蓋國篡君逐則悲別離矣

按大意是以時序自夏而秋喻人自壯而老而傷知心之

無人夫既知心無人勢必構禍者眾斥逐不免故又望人

以卒歸歡好勿使已有別離之悲只似說自家心上事者

故無可罪

灼灼西頽善作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頽日

尚有餘德及人故餘光猶照我衣迴風喻晉威勢四壁喻四境寒鳥喻百姓相因依者因迴風而不敢出

羽蛩蛩亦念飢韓子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爾雅西方有比肩獸為叩叩

距虛齧甘草相比行有難印印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歷歷音厥銜羽者懼為迴風吹墜入河故飲必銜羽示不敢輕飲也

蛩懼為迴風折散故亦念其飢而不出示不敢輕食也以起如下當路子只知折腰食祿不知慮禍曾周周蛩蛩之不若矣如

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為夸苦譽五臣作與名憔悴使心悲四句承上

夫以鳥獸尚知避迴風如此奈何當路子竟不知避而忘所歸

乎意者為夸譽名之故乎不知時多喪亂即身家且不自保何

况譽名故我念之不覺代為憔悴而心悲寧與鸞雀翔不隨黃

也念飢以上俱是比以下則以正意足之燕雀喻同列之小人黃鵠比隱

再為喚醒一番上二句是怪而歎之辭見其失所與下二句

是詰而問之辭見失所與必有後悔夫黃鵠之當隨者高飛

遨遊四海故非增繳可加若燕雀飛不及遠一遇迴風死亡

及之矣雖欲歸將安歸乎與上忘所歸緊相呼應註俱不明

按是隱指魏事語意極明然只憂時憫亂見君子當見幾

而作不交涉司馬氏故無可罪蓋以迴風即作魏政昏亂

亦得也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空堂無可與歡一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

無行人永路無居民望九州孤鳥西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無可與歡三

北飛離獸東南下二句亦喻百姓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既

可與歡因思親友又值日暮終不得見晤言取

詩獨寐之義仍是無可與歡也自寫自寫其憂

按是嘆時喪亂即我瞻四方蹙蹙靡騁之義蓋此時司馬

氏雖有篡魏之心其事未行故無可罪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伏下荒淫史記紂使師延作北里之

靈公宿于濮水上聞輕薄閑游子俯仰乍浮沉五臣作沈隨

其音使師涓寫之捷徑從狹路僂趣荒淫捷徑富貴從他途攀

沉見其無特操捷徑從狹路僂趣荒淫捷徑富貴從他途攀

所以為輕薄子捷徑從狹路僂趣荒淫捷徑富貴從他途攀

狹路不正之道。儻俛亦俯仰也。荒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彼淫即上奇舞微音。所以為輕薄子。焉見王子喬乘雲而翱翔於鄧林。亦徒其名而已。試問世人曾有見王子喬乘雲而翱翔於鄧林者乎。鄧林山海經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即化為竹林。言即王子喬之壽與否亦屬不可知也。喚醒迷途。註俱不明。獨有延年術可以五臣慰我心。延年術者守清虛去荒淫。人人可以自致。故慰我心。

按此刺人以非義而取富貴。競趨荒淫。不以國事為意。不交涉司馬氏故無可罪。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楚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皋蘭被徑路。青驪逝駸。

楚辭皋蘭被徑兮。斯路漸又青。驪結駟齊千乘。四句皆是用。招魂中亂辭。是叙屈大夫未放時事。君臣心同志。合相與獵於雲夢之間。所云青遠望令人悲。望者即望長江之楓樹。春氣驪逝駸駸。即獵時事。

感我心。此句亦用亂中獻歲發春語。蓋獵是往。三楚多秀士。朝歲春間事後。踈大夫不復獵。故感春氣。

雲進荒淫。二句是因大夫責其弟子宋玉。以神女導襄王荒淫。孟康漢書註。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

楚朝雲見高唐賦。翰註三楚一謂楚。朱華振芬芳。此句即是承文王都鄧。昭王都鄂。考烈王都壽春。

神女朝雲之事。亦華芬芳。高蔡相追尋。使其君踵蔡靈侯。所云貌如華氣如蘭也。

黃雀哀。豈知荒淫不已。身弑國亡。黃雀之哀。勢所不免。宜其念之而涕下也。阮步兵心在魏室。已盡吐露中腸。註俱不。

明涕下誰能禁。戰國策莊辛諫楚王曰。鄧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能俯啄白粒。仰栖茂樹。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

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晝游茂樹。夕調酸醎。夫黃雀其小者也。蔡靈侯因是已南遊高陂。比陵巫山。左視幼妾。右擁嬖女。

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不知太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鄧。

陵與之馳乎雲夢之中。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壘澠池之塞內。投已澠池塞之外。是其可哀。皆全黃雀也。

按此章直責魏臣導君以荒淫之事不以國事為念危可立見故借楚事發之不交涉司馬氏故無可罪

古榕總論曰十七首中多率意衝口而出可東可西可南可北人即欲文致其罪却無可文致處此籍之巧於避禍也若中散以菲薄湯武見殺則保身不如籍矣籍亦智矣哉

籍平生沉酣於酒十七首中無一字及酒可知酒是有証而然是時魏晉革除之象已成籍見去魏附晉權門如市憤疾滋深雖踴懷君國亦終無可如何也觀其規魏君臣

切切於荒淫之事豈是一味酒狂始亦接輿之流亞也嗚乎人臣當國事艱難之日身處末僚一片孤忠無可告訴不得不尋別走一路法入污泥之中觸然不滓是亦足矣後之君子讀其詩不可以原其心乎陳尹梅

十七首中雖為魏晉而發却多是說別事或悲或傷或哀或憂畧於篇中點綴其意自明敦厚溫柔深得風騷之趣

秋懷詩 五言

謝惠連 銑註感秋而述其所懷

平生無志意觀末金石丹霄則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項憂

矧復值秋晏點秋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奕奕分蕭瑟含風

蟬。寥。喚。度。雲。鴈。蕭瑟寥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寒商秋風之

明貌以上六句示秋秋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二句轉入秋

險難預善作謀倚伏昧前算夷險謂世路倚伏謂禍福二雖好

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達謂通達不拘禮慢慢世稽康高士傳長

句下頗悅鄭生復無取白衣宦偃謂偃仰不仕後漢書鄭均字

骸骨拜議郎告歸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

其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四句只是舍其所短取其所長舉古

况人自未知古人心古人心者未知心與已同否且從性所翫以下

自寫所懷因感秋意而及之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翰筆高臺驟登踐清

波時陵亂陵亂謂泛舟為樂以頽魄不再圓傾義無兩且二句

老不可金石終消五臣毀丹青斲彫煥二句言即功名亦無益

更少丹青日終日斲皆不能各勉元髮歡無貽白首歎二句言當

長久之意彫煥光明貌古患切。結作詩意

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串貫也連屬之義

輕清秀潤各截詩意自明

臨終詩五言

歐陽建王隱晉書歐陽建字堅石滌海人石崇甥也為

正不從私欲迎楚王偉立之由是有隙石崇勸淮南

王使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斬

昭明文選卷之二十一 臨終詩 七

建臨刑而作是詩

伯陽適西戎。孔善無子欲居。善有鬻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

老子姓李字伯陽見周無道遂入西戎。荀懷四方志所在可游。

此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為第一等人。平聲。屯蹇本盤居此就無事時說。况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易卦指晉惠帝昏愚趙王。古人達機兆策馬游近關。左傳衛大夫孫林父將作倫等亂政。古人達機兆策馬游近關。亂遠伯玉遂行從近關而

出此是入危邦居亂邦能見幾而作者為第二等人。咨余冲且暗抱責守微官。冲切冲上

陽孔子次不能如伯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潛圖謂倫與已

玉皆是不能知幾者。因守微官而見收是福為禍之端。周云潛圖

之心守微官福也。因守微官而見收是福為禍之端。周云潛圖

謂謀誅趙王倫原欲國家轉禍為福不謂福未見反為禍之端。亦可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二句拓開言之。正天網布絃綱

投足不獲安。二句言見收老子天網恢恢。松栢隆冬悴。五臣作

知歲寒。松栢本不宜瘁者。以比君子。今當隆冬而亦瘁。則歲寒

此隆冬百卉俱瘁。然後知歲雖寒松栢不涉太行險誰知斯

瘁以况已不附倫而謀討之也。亦可從。然却真偽因事顯人情

路難。太行險亦是喻世亂與上全是此。然却真偽因事顯人情

難喻觀。上是因世亂見路途險阻難行。即所云投足不獲安也

也。難豫觀者。意當日必有與建合謀誅倫之人。反泄其謀於倫

建坐是見收耳。真者果於討賊。偽者心懷兩端。事指討倫之事

窮達有定分。何况慷慨復何歎。平聲。二句自明蒙難正志。上

負慈母恩。以下言已死不足惜。殃及一家。為痛酷摧心肝。下顧

所五臣憐女惻惻心中酸。二子棄若。五臣無遺念皆邁。五臣作

若字。遺念皆邁。五臣作共凶殘。

召月文選集卷之二十六詩 臨終 古 故危乎

凶殘。二子即建之二子同時被。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也。惟念

必有死。故如循環。明。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瀾。五情即五內。洟。上所以不惜之意。瀾水流貌。以作

結詩意

按首以不能見幾遠引自咎中以為國與謀討賊見收末

以見收而害及一家抱痛而仍歸之循環常理當臨刑時

寫懷告哀有倫有序非有定識定力不能也嗚乎死非難

處死為難建可謂善處死矣

倫廢帝於金墉城是誠王法所不宥建謀討之得矣觀上

潛圖密已構下云人情難豫觀夫謀大事貴在知人謀非

其人古來以此覆宗者多矣究於國事何補湯曰幾事不

密則害成諒哉 周平國

哀傷

幽憤詩

稽叔夜

叔夜為呂安連罪收繫遂作此詩憤怨也言幽怨者人莫能見明也呂安傳見上向子期思舊

嗟余薄祐

五臣作祐

少遭不造

祐福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叔夜少失父

哀笑靡識

承上

不造越在繩綯

淮南子成王幼在繩綯之中繩綯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縷小兒大藉也

母兄鞠育有

慈無威恃愛肆姐

子不訓不師

嵇氏譜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肆

縱姐嬌也恃母兄之慈縱而成嬌不垂訓教不立師傅以上叙始孩之年

句。男年二十則冠憑藉也寵即母兄之寵抗心希古任其所尚

老莊賤物貴身即清虛養生之道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紛華素素質真真性是賤物貴身之實申上在其所

尚意以上叙弱冠之年。自起至此當為一大段

好善聞人不指呂安蓋安事亦是病根人宜依向註

也。子玉之敗屢增惟塵皆賀薦賈策其必敗不賀後戰城濮為

晉所敗詩維塵冥冥塵能蔽人喻司馬氏為鍾會所蔽而聽信

其人亦猶子文為子玉所蔽而聽信其人也屢憎者叔夜憎之

隙但觀後日會亦叛司馬氏則豫指會為子玉不可謂無先見

矣註家俱作呂巽夫構安者巽構叔夜大人舍宏藏垢懷耻民

之多僻政不由已大人指魏主時威權下後魏主不能制故藏

所用皆邪僻之人視其君贊旒耳故政不由已民人也已即上

大人上二句是言司馬氏所用非人此四句是言其專政角主

起下編惟此褊心顯明臧否乎感悟思愆恒若創痛于軌切

心意者舉朝皆司馬氏私人代為容忍已獨不能容忍直顯明其用

人行政之得失為司馬氏所忌鍾會所構俱在是乃平日得罪

之由承上二段來愈即顯明臧否之愆感悟者悟其非默足以

容失明哲保身之義恒心痛也創傷深痛傷痕二句就繫獄時

始知欲寡其過謗議沸騰過即是顯明臧否之過詩百川沸騰

前失性不傷物頻致怨憎二句又承上臧否來雖好臧否人究

尤深致即上昔慙柳惠今愧孫登柳下惠雖直道善於用晦無危身

沸騰於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

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不出

昭明文選集解 卷之二十六 詩 幽憤 六 故苞肝

孫登所料。內負宿心外。惡女良朋。宿心即養素全真之心。惡女指繫獄以上皆是。因思愆

而自嘆其心與願違。自曰子不敏。仰慕嚴鄭樂道閑居。嚴鄭素真解見上。二與世無營神氣晏如。晏如無事謂。咨予不

淑。嬰累多虞。以上言保身。匪降自天。實由頑疎。頑則率意徑行。疎則不知慮禍

認罪以此二字。則呂安事與已無涉。可知直以不辨辨之妙。惟

好善闇人。所以顯明。臧否而顯明。臧否病實由於頑疎也。文氣

一線相牽。真有理蔽善作。患結卒致。固圜。於保身之理。禮記仲

春省。固圜秦曰。對答鄙訛。繫此幽阻。言已對答之辭。鄙於見訊

前辭。同否。幽阻。幽實耻訟。免善作。時不我與。即訟亦不能伸。雖

深阻隘之地。獄也。實耻訟。免善作。時不我與。故曰時不我與。雖

曰義直神辱志沮。為友所累。義也。友心無愧。直也。受獄吏之摧

折。故神為之辱。志為之阻。義直二字。妙又不

辨之。澡身滄浪。豈云能補。以上叙已繫獄。由不能保身。如古

古來賢人正士。以此殺身者多矣。蕭望之之於漢。于謙之於明

是也。非若小人百足之蟲。罪雖應死。尚百計以圖狡脫也。自

仰慕嚴鄭至此。嗷嗷。五臣。鳴鴈奮。五臣。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

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五臣作疇。此又。事與願違。遘茲淹

留。違違其養素全真。窮達有命。亦又何求。何况死生。此則康自

鄙。諷不肯訟。冤。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莊子

也。亦是申上意。無近名。蓋名為人世所忌也。恭默。正與上顯明。萬石周慎。安親

臧否相反。起下。萬石君與上引嚴鄭。又是一意。世務紛紜。祇攬子

保榮。石奮父子五人各二千石。天子號為萬。世務紛紜。祇攬子

五臣作。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此又承上萬石言之。見惟周慎

子字。乃利貞。非周慎則不能皆申上

文。臧否之非而歸于周慎。自煌煌靈芝一年三秀子五臣獨

何為有志不就煌煌光也靈芝仙草一年開花三次服懲難思

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復謂復其初志即上養素全

非下二句言若釋繫將來必不如向日所為逃名世間故無馨

無臭如下所云到底無一句乞憐是叔夜本色亦是申上無近

名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仍以養素全真作

按通體凡一意必層疊反覆以申明之詩之格律文之結

構意趣純得之西漢哀而不傷怨而不亂性情磊格高出

魏晉幾許然卒無救於東市之戮也哀哉

七哀詩 五言

曹子建

善註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為漢末征

役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詩按七哀初無一定名

目因當日觸有七件事適成七首詩得名由此推之

即八哀九哀無不可者因名目起自仲宣後人踵而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徘徊月光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借問歎者誰言是宥善作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

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五臣各異勢會合何時諧清路塵

定浮也濁水泥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風能逐塵而飛此由

留滯一處沉也夫作客在東北故願

為西南風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二句疑其有異志中道

逝入君懷棄已也雖到彼亦無益

按通篇須看客子妻三字與征戍異見可以歸而不歸詩意與仲宣異下半篇全用代法。是因棄婦悲歎而哀。

七哀詩二首 此因漢亂而哀

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音還協韻。道經執大象。天下往。執象道也。無象即無道。豺虎喻羣賊。

貪暴害人。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中國即西京。荆蠻荆州時。為劉表所據。祭往依之。 親戚

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初去帝都之時。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

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婦人因聞子泣聲。迴顧但揮涕而去。

不復還。視痛心。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推其所以不復還之故。 驅馬棄

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即西京。仍顧轉首。句見不忘舊居之。

故。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漢書文帝葬霸陵下泉人。即指文帝。漢治莫隆於文帝。當此人民喪

亂。知必喟然內傷。全從霸陵二字生出。註作載死人非。此因耳目聞見而哀。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淫猶留也。 方舟溯大江。此自荆州而

日湖方並也。爾雅大夫。日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暎。五臣作映。巖阿增

重陰。是日暮夜色自上而下。自遠而近。光景五字寫盡。 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二句

皆言不。流波激清響。猿猴臨岸吟。善作。臨岸吟二句。所聞。迅風拂裳袂。白露

霑衣襟。上四句是寫日暮此二句則由暮而至。獨夜不能寐。攝

衣起撫。五臣作。琴寢衣去。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羈旅無終極。

憂思壯難任壯盛任勝也

按前篇是來荆州見人骨肉相棄而哀此篇是去荆州因

日暮景物蕭條而哀皆是亂離景象

七哀二首五言

張孟陽臧榮緒晉書張載字孟陽武邑人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家

北芒五臣作邱字何壘壘平高陵有四五北芒山名壘壘塚相次之貌借問誰家

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膺膺音舞葬孝安皇帝于恭陵

又葬靈帝于文陵又葬光武皇帝于原陵鬱膺膺音舞喪亂起賊盜如豺虎

季末也毀壤過一杯蒲侯便房啓幽戶壤土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有取長陵一杯土一杯

猶一掬便房停棺處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匹虜漢帝及王

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如鎧圓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上

甲連以金縷為匣形以裹尸者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上

句是初被發掘下皆發掘以後專園寢陵旁蒙龍荆棘生蹊逕

廟寢寢殿解見上墟邱墉墉也五板為堵蒙龍荆棘生蹊逕

五臣作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先古頽隴並墾發萌隸

五臣作營農圃以上六句皆用雍門周語昔為萬乘君今為邱山土感彼雍

門言悽愴哀往五臣古桓子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

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

按是見諸陵發掘而哀句句是發掘後情景運掉極輕體

質極厚雅近王仲宣劉公幹一種手筆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商為秋氣蕭瑟陽鳥五臣收和響寒

蠅無餘音應上吐商氣陽鳥春鳥收其白露中五臣夜結木落

柯條森應上掃前林森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五臣作沈字

天道游北故云馳北陸浮景日景忽西沉言其疾沒顧望無所見千里無人烟唯觀松柏

陰蕭蕭高桐枝翩翩栖孤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蛉吟易通卦

蜻蛉吟蜻蜻即蟋蟀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邱隴日已遠纏絲彌思深

此感時物念及墳墓而哀據此二句是躡宦他方者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

風風行疾故向之以寄其故鄉淚下霑衣襟之思下則傷其不得至也

按此篇之哀全出感秋思及墳墓着眼在邱隴二句翰註

作悲帝室漸衰殊難解

悼亡詩三首五言。風俗通慎

潘安仁悼痛也安仁痛妻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荏苒漸盡貌此二句是三章之綱

則追叙其始而言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之子謂妻觀此二句私懷

誰克五臣作從私懷期全白首之淹留亦何益儻俛恭朝命迴

心反初役迴心迴其哀死之心承上何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

歷廬蒼居止幃屏無髮髯翰墨有餘跡幃帳也屏屏風室內所

處室卧房張設者無髮髯不見其

按物是人非可悼一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南端室南正門清商應秋至由春而秋矣溽暑隨

節開溽暑開盡也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帶補夏衾被也豈曰無

重續誰與同歲寒象計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朧朧月光臨牖展五

轉轉眄枕席長篔簹展轉夜不能寐枕席妻舊宿處牀空五

委清塵室虛來悲風此境此情正獨無李氏靈髮髻觀爾容桓

長歎息不覺涕霑五臣作曾霑五臣作曾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

興目五臣作存形遺音猶在耳因歎息而悲愈悲愈思真是一夜

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鄙者鄙其不能遠觀

按因自春徂秋念無人與共歲寒可悼二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曜靈日也凄凄朝露凝烈烈五臣作烈烈

風厲二句由秋入冬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淑美儷耦也悼淑儷者言此可痛之善偶永字

妙似前此尚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欲望其生也

制改服改喪服從吉服私制私居喪服未闋也人惟三年喪不與朝政非三年喪朝政所在當改服從之此與下二句皆

是叙期茵疇籌張故房朔望臨爾祭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年內事

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妻卒在前冬至今冬歲莫服制盡則靈牀除衾裳皆生時衣設之以棲魂

者撤去引陳也已撤則朔望不復祭矣豐豐基月周戚戚彌相五臣作愍豐豐漸進也基

月月一歲之月衾裳難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感物謂見牛

設而憂心總不可窮應其悲懷之情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以下再於墓而致其

而落隕猶落也紆徐也謂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上是望墳此

不巳也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徙倚步不一處落葉委庭側古帶墳隅委積也

根孤魂獨煢煢五臣作安知靈與無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帝道茲草

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帝城極盡也路有盡而悲無盡

按因至暮年而衾裳除朔望不復祭矣因遵朝命而去家

遠墟墓亦不復至矣可悼三合前後觀之一時有一時光

景悼亦不一而足次序井然

但後則責之前則哭之不無蔽之可疑故互相妨

固通蔽者亦非蔽夫延州之於徐君楚老之於龔勝豈遂料其

即死一則感其生前之心一則感其生前之才情之所感既深

不期慟而自勵故或掛劍或帶哭皆由理感於中不能自已耳

識達觀之識將猶排遣言當此時豈達觀所能排遣見已之於

盧陵王亦脆促良可哀嘆其年夭枉特兼常尤異尋常天枉因

猶是也壽不永一隨往化滅安川空名揚以上泛論二人此四句轉入盧

致天陵王况王之未及中年含冤負痛而死比之徐君龔勝死尤可哀今隨往化俱滅雖加王爵空

名於死後曾何補於生前乎一路沉鬱頓挫之極俱為註家晦

蝕當表舉聲泣已灑長歎不成章舉聲謂但說及廬陵王事

而出之五言按情生文亦生情酣恣淋漓真堪一字一淚

拜陵廟作五言沈約宋書漢儀上陵歲以為常魏無定

制江左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

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末每

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延之從文帝拜高祖陵作此

詩陵必置廟故兼言陵廟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明祀明德之祀二句引古陪入東觀

皇斥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仲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

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

廟下句陵崇追崇樹立也漢書注塋墓

田以上四句先從拜陵廟大意說起

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

庭休命始高祖之初二句言始

陪厠迴天顧朝讌流聖情二句言受

高祖寵眷陪陪位則列

也天顧聖情皆指高祖

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言人早歲服

昭明文選集

卷之二十六

詩

陵廟作

故

澤竭泰往人悔形

二句言高祖崩而事少帝少帝失德被弑故

二句自明報稱據後云

勿壯困孤介則延年當是晚達

否來王

官固以致身

之義為重若晚年仕進

尤以存生之戒為輕當竭節也

早服身義重

晚達生戒輕

晚達生戒輕

官固以致身

否來王

故

子失 勅躬懋積素復與昌運并勅誠素故并合也言當少帝之

所補於國念及高祖故時恩遇積 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言受

之已久豈能無懋昌運藉文帝 禮戰國策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

駕守禁城二句言天子將謁陵廟百官皆早集 夙御嚴清制朝

城以備御車駕駕馬皆集闕下或嚴清道之制或守禁中之

非常 東紳入西寢伏軫五臣作 出東壆西寢朝房在西林外

其陪駕而出 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青已至陵矣衣冠高祖

不可見陵邑天子有陵則置邑解見上轉之衣冠冥漠謂虛無

葱青者見王氣所鍾五箇字中包裹不盡 松風遵路急山烟冒

壅生就陵上生情點綴 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容儀容物法

文帝至廟見高祖儀容法物憑之而生哀物二句言廟

敬民亦由之思高祖之德被之歌頌之聲 萬紀載絃吹千歲善

載字託旒旌二句承上再進一步言民思高祖功德不獨在二時

德書於旒旌者猶新十二年爲一 未殊帝世遠已同淪五臣化

紀託寄也旒旌所以書功德者 未殊帝世遠已同淪作倫化

萌二句轉人文帝言文帝之於高祖不異堯之 幼壯善作 困孤

介末暮謝幽貞合下四句說入自己介特也 發軌喪夷易歸軫

慎崎傾二句以車之行喻已之仕發軌謂仕高祖之朝喪夷易

按只中間衣冠數句是拜陵廟正位餘俱從題之前後鋪

襯文字鋪襯則難警策而應制文體自應爾也

顏延年謝靈運二家詩銳入處不可及而造作之過艱深

割裂亦多舍短取長是在善學者 陳螺渚

詔月文選集卷之二十一 詩 銅駝臺 三 校范

同謝諮議銅爵臺詩

五言。謝諮議各璟魏志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

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脯上脯縹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謝元暉

總歲。帳飄井幹。寒罇酒若平生。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井幹扶

井幹按西都賦登井幹而將半是井幹為樓之通稱井幹自井幹而已飄者自飄究只見總帳不見人也已伏結處玉座寂寞罇酒即序中上脯縹之屬罇酒自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西陵樹自西陵樹歌吹聲自歌吹芳襟染淚迹嬋媛空復情若求淚聲而已雖作伎操果聞之乎玉座猶寂寞况迺作五臣上未嘗不有縱多方以望之究不能致其生還是空復情也嬋媛嬋媛貌

身輕二句總結上由此觀之操之身尚不能長留臺上勿泉妾之身能長留臺上以望操子計亦愚矣

按通體皆刺操枉為身後之計言婉而致微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五言。劉瓛梁典天監二年僕射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

平生忽為疇昔都謂義興。傅舍仕宦往來止宿處非常住故曰傅

任彥昇

梁典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為寧

朔將軍新安太守卒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國楨謂范雲左傳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絕謂異於衆上句言雲待已之厚

下句言已契雲之篤

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莊子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萬化盡謂死也

四句總冒大意下待時屬興運于佐俟民英屬興運謂梁王佐方追遡平日交情

謂輔梁武帝袁子正書子產季
札人之英二句叙其為梁相
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史記

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交情言其久也二
攜手遁哀孽接景

事休明哀孽齊東昏侯休明梁武帝抱朴子
運阻衡言革時泰

玉階平五臣無此二句四言已平日出處與雲同曾子曰天

言革言亂之甚即常言亦不敢盡泰階有六星分爲上中下三
層兩星各並處平則天下安運阻謂齊時泰謂梁二句再承上

足其意濬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
王戎字濬冲為吏部尚書得李

得其用范雲時為吏部尚書彦昇亦為吏部郎
與濬冲茂彦相類故云夫子指雲狂生自比

余揚濁清四句是言為吏部郎時事言雲為尚書選舉胸中賢
伊人有涇渭非

為用不同涇渭者將乖不忍別欲以遭離情二句言由吏部郎

即別也言將別之初不忍便
不忍一辰五臣意千齡萬恨生二

申上夫當且長之別為期至近尚且不忍若今之別直是千齡
承訣萬恨能不由之而生坊本以上分爲一章下分爲二章

今觀詩之前後意義相承已矣平生事句便是承
上二句來如何分得且篇法亦多寡長短不類

平生交誼歌盈篋笥兼復相嘲諢常與虛舟值莊子方舟而濟

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于河有虛舟來

○四句申上結歡三十載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范侯

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別後經行塗路不盈一弗覩朱顏改徒想

平生人不見疾病顏色改易之時言寧知安歌日非君撒瑟晨

君子有疾撒琴瑟寧知安然歌樂之日非君疾病之晨謂
在義與郡時六句再從上不忍一辰意申明以致其哀已矣

余何歎輟春哀國均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

此篇可哀處全在行時握手送別歸時途中聞訃為期不及一旬竟爾生死異路情真語質惻惻動人

贈答上

贈蔡子篤詩

四言

王仲宣

向註蔡睦字子篤濟陽人為尚書仲宣與之為友同避難荆州子篤還濟陽仲宣故贈之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翼翼飛鸞鳥以喻子篤載語詞東東行

我友云徂言戾舊邦

謂濟陽

舫舟翩翩以泝大江

舫船也翩翩船行貌逆水上行曰泝

蔚矣荒塗時行靡

蔚草荒蕪貌荒塗以喻時亂靡通即下多阻

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君子謂子篤

按此章言子篤歸舊邦已之不忘舊邦與子篤同

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濟岱江行

五臣作衡從之

邈焉異處

濟水名岱山名近兖州子

馬所往江九江衡衡山近荆州仲宣所居

風流雲散

一别如兩人生實難願其弗與

難謂相知之難願同聚首之願

瞻望遐路允企伊佇

遐路謂自荆州至濟陽歧舉足以望佇立不安貌

此章言別後則不復合而深致其思

烈烈冬日蕭蕭淒風潛鱗在淵歸鴈在軒

四句言別之時候軒飛也冬寒故鱗潛鴈

苟非鴻鵠孰能飛翮

五臣作翮。鴻鵠鳥之健翮者能敵寒威飛翮謂隨與俱去

雖則追

五臣

慕予思罔宣

雖則心之追慕願欲高飛我思終不能奮飛之意

瞻望東

路慘慘增歎

東路謂濟陽不能與俱故增歎

率彼江流爰逝靡期君子信誓不遷于時

四句又以江流為比江流一去則不復返

若君子之心始終不變風。及子同寮生死固之。再申上意左傳所期約不以聚散而遷。先菴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何以贈行言授斯詩。中心孔悼涕淚漣漣。嗟爾君子如何勿思。思已思之也。

按時當喪亂避地相依比尋常友生關情尤切一留一歸臨別依依重申前好不用刻意造句情致倍覺動人。

此詩不見其刻意造句却是四言欲增入一字為五言不得纔見鍛鍊精純渾合一片推之五七言詩亦然若五七言可隨意增減此是後人筋脉泛散處名手無是也細思自見。陳漱泉

又曰此篇當分為四章前三章章各十句末一章章十二句段落自明昭明合為一章誤矣。

贈士孫文始 四言。三輔夫錄趙岐註曰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父瑞知王允必敗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為澹津亭侯與王粲善萌當就國粲等各作詩以贈萌。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夷猶滅也。我暨我友自彼京師。暨與也言從京師來荊州

難宗守盪失越用遁違。宗守者宗廟守器盪散也。遷于荆楚在漳之湄。山海經荆

山漳水出焉荆楚荊州湄岸也。

右一章叙與文始來荆州之始

在漳之湄亦克宴處五臣作起字和通荒直填喧比德車輔言與文始情好

亦如墳麓之相通德如輔車之相合也既度禮儀卒獲笑語庶茲永日無訾厥

緒緒業也謂學業

右一章叙旅寓聲氣之孚

雖曰無訾時不我已已止也同心離事乃有逝止逝去也一去

橫此大江淹彼南汜橫橫流而渡淹留汜浦也文我思弗及載

坐載起

右一章叙別

惟彼南江君子居之悠悠我心薄言慕之人亦有言靡詰五臣作

不思謂非哲人則不足致人之思矧伊嬋婉胡不悽而嬋婉情好之篤言文

好又篤愈難已別後之思晨風夕逝託與之期晨風鷗也其飛疾言將假晨

右一章因別而豫致其別後之思

瞻仰王室慨其永歎平聲良人在外誰佐天官良人指文始天官代天理物之官

四國方阻俾爾歸藩

右一章又因世亂正當需才不宜棄文始於外此又因別

而思王室俯仰情深

爾之歸藩作式下國式法也下國即文始所封之國無日蠻裔不虔汝德慎爾

所主五臣作率由嘉則主以心之主持言即嘉則也龍雖勿用

志亦靡忒易潛龍勿用謂不使之佐天官而使之歸藩忒差也

右一章因其歸藩勉之以正

悠悠澹澹禮鬱彼唐林澹澹水名唐林地雖則同城貌其迥深

同域與荆州同白駒遠志古人所箴白駒言去而不留遠志謂

也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望其別後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望其

相通密絕也

右一章望其別後不以兩地彼此易心

此詩始敘聚首繼敘別離勉以德義期以始終古道照人

交情可想 陳蝶渚

贈文叔良

四言。善註。于寶搜神記。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荆州。劉表叔良為從事。詳

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二句是此君子于征爰聘西鄰西鄰益州臨此洪渚

伊思梁岷洪渚大江梁岷二山名爾行孔邈如何勿勤孔甚邈遠君子敬

始慎爾所主以下俱是教戒雖嚴父於子嚴師於弟不過爾爾

令我愈想古人也主即遠臣所為主即下所云僑

胥是與也與前謀言必賢五臣錯七說申輔賢善也錯全措

篇主字不同延陵有作僑胥是與公孫僑子產羊舌肸叔向季札

指結好如鄭如晉悅此二人見左傳

先民遺跡來世之矩

四句申明

既慎爾主

亦迪知幾

二句上

情以華觀著知微

情實華言也事之誠偽以言深之著貌微心也心之從違以貌求之入幸已盡為使之理

以下皆申上謀言必實錯說申輔蓋

視明聽聰靡事不惟

事之成否全由使人之言故友復戒之

頂上觀著聽聰頂

此引董禍與上引延陵

上探情惟思也董禍荷名胡寧不師一國是能視明聽聰者

荷名謂荷重名。吳會晉於黃池吳欲長管盟未成吳軍夜壓

晉軍而壘晉人大駭使董禍請事吳王對以天子之命為諸侯

長示以不從則將戰董禍歸謂趙孟曰觀吳王之色必有大憂

但吳將蘇不可與戰王其許之然不可徒許也當去其王號趙

孟許諾復使董禍致命曰天無二日周無二君今君奄王東海

以淫各聞於天下若不日吳王而曰吳公敢不唯命是聽吳王

許諾遂長吳而次晉事見國語後越果入吳吳王聞知眾不可

故急欲劫盟而歸耳師字與上矩字皆往事當法者

蓋無尚我言蓋謂壓人以求勝即尚口梧宮致辦齊楚構患

梧宮致辦齊楚構患

梧宮致辦齊楚構患

梧宮致辦齊楚構患

梧宮致辦齊楚構患

梧宮致辦齊楚構患

梧宮致辦齊楚構患

梧宮致辦齊楚構患

○說苑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

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圍使者何怪焉使者曰

然昔者燕攻齊焚雍門飲馬于淄澠定獲於琅玕王與太后奔

莒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

對之陳子曰臣不知貉勃貉勃對曰使者為問植梧之始耶昔

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以為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

讎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當

此之時梧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構怨遂舉兵相伐

要在眾思歡必思得眾人之之多忌掩之實難忌忌發其所

短為使能掩

短為使能掩

短為使能掩

短為使能掩

水滔滔其流

以下方入使蜀事黑

江漢有卷尤來厥休

江漢之水蜀與

荆州接連卷席卷而來謂和二邦若否職汝之由

荆州指蜀與

荆州指蜀與

荆州指蜀與

荆州指蜀與

荆州指蜀與

通和好此

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于善作他仇留謂

善作他仇留謂

善作他仇留謂

善作他仇留謂

為使之過

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于善作他仇留謂

善作他仇留謂

善作他仇留謂

善作他仇留謂

召明文選集

卷之二十六

詩

贈章

三

波屯干

見拘君子指叔良仇匹也言必不至是此又勉之。二句是泛指古事如蘓武之於匈奴鄒善之殺漢使者楚子之欲殺蹇由皆是註作使蜀皆為劉璋所留者非人誰不勤無厚我憂勤為國家勤勞惟詩作贈敢詠

按為使當慎所主自是不易但專對不辱尤難故慎主意

入手帶過以下不夾入此義只承上謀言必賢歷歷指陳

當法當戒深悉人情閱歷世故真是字字金石不特為使

當知凡持身涉世俱當銘之座右仲宣殆有道而文者乎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魏文帝初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文帝來視楨疾去後楨賦詩以贈之時未即帝位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元后謂曹操至南鄉謂征過彼豐沛

都與君共翱翔豐漢高祖所居以喻譙也時獻帝猶在四時相

推斥斥去也季冬風且涼眾賓會廣座善作坐字明燈五臣作燈熺火其切

炎光燈與燈同熺熺也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詩公庭萬舞金壘魯

切含甘善作醴禮羽觴行無方羽觴酒盃為雀形取長夜忘歸

來聊且為太康四牡向路馳歡善作歡字悅誠未央上言忘歸此言

故有四牡向路馳之句善註以四牡謂驪駒因引漢書王式曰

客歌驪駒主歌無庸歸以二者皆逸詩名則於向路馳三字欠

着落矣但觀下數篇詩是從魏都而作則此二句是言與不俱出與不俱歸因歸後而病也

此篇叙至南鄉與不一時會聚之樂

余嬰沉痾疾。竄身清漳濱。痾久也。漢書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按王粲贈士孫文始詩在漳之湄。計引山海經荆山漳水出焉。屬荆州。此又引漢書山海經又屬魏郡。是漳水所出。自夏涉元冬。彌曠十餘旬。冬日其神元冥之源不一處也。從夏至冬十餘旬。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援神契太山天帝孫主召人魂所親旬百餘日也。

一何篤哉。趾慰我身。所親謂不步。趾步行也。清談同日夕。情眇叙憂勤。眇顧也。便復為別辭。游車歸西隣。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別時景即上元冬。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人命將往如水之流。况此西隣鄴都。臥疾遂哀分離恐不復相見。

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要期也。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至陽春不見其來。故結不解。連下章看來是從陽春望到秋日。因不復有征役之事。是終會面無日。是詩作於秋日。非作於陽春也。

新詩文則此詩也。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北面。臣位。時獻帝尚在。故勉之。

此篇叙已得疾。見丕眷已之厚。因要約陽春不至。故作詩以貽之。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平聲。二句亦是遙承上望慕結不解來。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觀此二句可知。詩是作於秋日。明燈曜閨中。清風淒已寒。五臣作燈。曜閨中。清風淒已寒。要急也。

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四句極寫闕寂無人。懷人之心愈不能已。應門正南門。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殫盡也。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壯士謂丕出時丕鎮孟津及黎陽。故亦為出征事。在建安二十六年。二句是極關心處。與上整駕至南鄉。隱相照映。昔從今不復從。機務末由參贊。故下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有涕泣語。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此篇敘已思不之篤

涼風吹沙礫。霜氣五臣作何皚皚。五來切。沙礫明月照緹幕。

華燈散炎輝。五臣作暉。緹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連篇章

文人連韻賦詩不。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君侯小臣信頑魯。

善作。儻俛安能追。儻俛猶此篇豫思不在軍無事與諸文人賦詩為樂已才不及宜

其見遺用意婉約可思

贈徐幹

五言。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拘限清切禁中

情無由宣。史記景帝居禁中。禁中者。門戶有思子沉五臣心曲。

長歎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以上是在禁省而思以

而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北寺門尚書侍御御細柳夾道生。

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四句西苑之景物乖人

易感動。乖人乖涕五臣下與衿連。仰觀白日光。皦皦高且懸。以

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日無

只是白描。彌覺濃厚。

只是白描。彌覺濃厚。

贈從弟三首 失名氏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磷磷水中見石貌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

溺。善作華紛何擾弱。溺。溺。凌在水中。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

此出深澤。指蘋藻

此篇見士當託於潔清之地。自然賞識有人。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勁。堅也。冰霜

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羅凝寒。松柏有本性。

此篇見士當堅其志節。不可以貧賤易行。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鳳凰生丹穴。在南嶽。云南嶽又非竹實不食。孤竹根則無可食。義又不苟。

徘徊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氣。不厭不足也。不足其處。故遠引而去。天氣紫。故曰紫氣。豈

不常勤苦。謂奮翅。羞與黃雀羣。孤竹根只是黃雀所棲之地。喻小人。何時常來儀。將

須聖明君。

此篇見士當擇地而蹈。不可輕出苟祿。

按右三章純是白描。同前贈徐幹。正如劉更生說詩厨中

老姬無不能解。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二十七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世姪周大賓位佐全校

詩

贈答類總目

贈徐幹

贈丁儀

贈王粲

又贈丁儀王

粲贈白馬王彪

贈丁翼

贈秀才入軍五首

贈山濤

答何邵二首

贈張華

贈馮士又巖遷斥邱令

答賈謐

於承明作與士龍

贈顧彥先

贈顧公真

贈從兄車騎

答張士然

為顧彥先贈婦

贈馮文巖

贈弟士龍

為賈

謐贈陸機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

贈潘河陽

贈侍御史王元貺

右共二十九首

贈答二

贈徐幹

曹子建

子建與徐幹俱不見用有怨刺之意此篇當是作於丕嗣位之後按以下所贈諸篇或作於丕為世子之時或作於丕嗣位之後想植所善諸人俱鬱鬱不得志情見乎辭致為華歆等所構幾於不免移封降封俱坐此也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二句喻操之死圓景光未滿喻丕嗣位功德未能徧物圓景

也。眾星粲以繁喻小志士營世業不求仕進小人亦不閑不閑者夜

以課聊且夜行游非志士亦非小人在游彼雙闕間夜行游游於雙闕喻朝廷闇昧

不。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文昌正殿名鬱出與起也迎風觀在艸列于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

之臺文昌迎風頂上雙闕春鳥鳴飛棟喻小人居高位流焱激樞軒流焱暴風從下上者喻政令急

格眼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蓬室士謂

徐幹有此四句纔見上是隱刺時事不同穿鑿忼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寶棄怨何人

和氏有其愆實以喻幹承上朝所用皆小人幹不宜懷才全和

洩憤妙甚註以和氏指若文義如何可通且亦意趣索然韓子楚人和氏得璞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

石也則左足復又獻之成王玉人又曰石也則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

曰和氏彈冠俟知已知已誰不然此二句承上言負此美才欲

美才如幹誰不為人所棄是搔着自家痛處合上四句淋漓悲憤之極任謂之彈冠者將去故冠加新冠也漢書蕭育與朱博

友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良田無曉歲膏澤多豐年以下慰

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膏澤喻有德無晚
 歲多豐稔喻必榮
 亮懷璵璠美積久德逾五臣作愈宣亮信也左傳季平子卒陽
 虎將以璵璠歛璵璠美玉
 君所佩璵音餘璠音煩
 賤易心申章以詩申明
 其意復何言兩心相照
 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敦厚也以富貴貧

按子建詩脫口而出妙處同天外飛來起處是也佳處同
 化工肖物中間是也却絕不見經營之迹天分之高才氣
 之雄建安中當推第一

贈丁儀

五言。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儀誤也魏略丁儀字正禮太祖辟儀為掾此篇當是作於丕為世

子之時

曹子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四句言寒將至伏下

士之無衣可念註亦以凝霜清風喻時政之慘烈暴急便涉穿鑿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左傳

凡兩自三日已往為霖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四句言飢將至伏下士

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二句總承上貴指丕賤指儀蓋儀與

難却以貴之忘賤為人常情亦以反言洩憤妙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二句是

是引喻言服狐白者不念無衣喻處尊貴者多忘貧賤晏子春

秋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裘謂晏子曰雨雪三日不寒

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延陵

知人寒公曰善遂出裘發粟見顏延年過廬陵王墓下詩見古人之薄子其寧爾心親交義

尚不忘况其生乎以刺丕待故人之薄不薄此以已之待儀不

不薄同不之薄作結

按大意總見不待故人之薄。前八句是時景見飢寒將至。士所望以解推者唯厚祿之故人而已。此時竟爾相忘。豈為恩誠不能博乎。引手故人恩原非博而曰博者。俱是微文刺。訛末則引及古人。不以生死易心。見已之交情猶是也。

贈王粲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王粲在西掖。故起西游。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西掖所望見者。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

輕舟。

鴛鴦喻榮華。上清池來求匹儔。喻求友。西掖為禁中人不可至。故曰無輕舟。

欲歸忘故道。顧望

但懷愁。

謂已思榮。

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

懷人景重陰。潤萬物。何懼。

釋不周。

重陰以喻天子及操。

誰令君多念。自

五臣作遂。

使懷百憂。

見不必哀鳴。

此篇是作於不為世子之時。時操尚在。粲已顯達。故詩意

和平只叙其相思。

贈丁翼

五言。善註。文士傳曰。翼字敬禮。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翰註。翼少有才。博學。植贈此詩。以勗勵之。

為大度之意。按此篇舊列在贈白馬王彪之後。但此與贈丁儀當是一時事。今改訂於此。

曹子建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厨。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城隅應指鄴都。秦

爭發西氣齊瑟揚東謳。秦在西故云西氣。齊在東故云東謳。看來不虛歸觴至。

無餘。極寫一時大爵豪飲。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指丁大國多良材。譬

海出明珠。君子義休時。五臣小人德無儲。休美。待待也。謂待用於世。儲蓄也。二句遙

下言君子有休美之德。可以待用。於世非若小人之德無積蓄也。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榮枯

者由榮之枯。及上不積善。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淮南子。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滔蕩謂遊心廣

大狗拘。束小節。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大道即上滔蕩。

前半叙聚會之樂。後半叙勗勉之意。

又贈丁儀王粲。五言。善註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今云儀誤。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魏志。建安二十年。操南征張魯。漢書。弘農縣。故秦函谷關。山岑

作高無極。涇渭揚濁清。涇渭皆屬西京。二句言山川之勝。壯哉帝王居。佳麗殊

百城。指西京百城。百郡之城。貞闕出浮雲。承露架秦五臣。清。承上佳麗。架

也。言高與天平。承露盤。漢武帝所作。以上皆寫路由西京所見。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皇佐

無交兵。言征張魯。魯即平服。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權家兵家。孫子兵法。用兵全國為上。破國

次之。全國謂魯降於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君子謂丁王德聲。謂操

作詩本意。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喜為詩自娛。故歡怨非貞則。中

和誠可經。言歡怨各殊。俱非忠貞之則。惟有中和可為經常之法。漢書。王襄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天子德意。如

淳曰。言王法中和。在官者樂其職。

此篇大意是言國家全國威德二人不可無詩以紀其盛

詞極和平

贈白馬王彪

五言。魏志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在城王。與植俱朝京師。在城王薨。至七月植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因與王別。而作是詩。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陸機洛陽記。承明門後官。出入之門。

舊疆。鄆城時植雖封。秦邱仍居鄆城。因責躬詩。始得謁帝。因清。

謁帝。卽歸舊疆。丕之於植。不異外姓。只十箇字。悲憤之極。

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程限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伊洛二水名。所。

經歷。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東路卽鄆城。顧瞻戀城闕。引領情。

傷。其一。以親王介弟歸藩。有司則必修館舍。平道塗以待之。

之險。是一日間。陸行山行。又從而水行。因思甫離。大善作。谷何。

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此又叙次日行程。

欲止息不敢止息。總見程限之促。兼行路中。達絕無軌。改轍登。

高岡。此時旅客無不止息。故絕無軌。已則不得不。脩坂。五臣造。

雲日我馬玄以黃。其二。坂卽高岡。山坂造雲。日高也。馬尚玄。

不待至。親有。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追入一層。鬱紆將難進。

五臣作何。親愛在離居。此卽是各異宿止。有司以法繩之也。但。

念從之。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相與偕者。謂偕至白馬。鳴梟鳴。

矣。歸國。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相與偕者。謂偕至白馬。鳴梟鳴。

以明文選集卷之二十七詩贈章六

衡扼豺狼當路衢。鴟梟豺狼以喻小人。人讒口離間者。蒼蠅問白黑。讒巧令親疎。

白能使黑親能使疎見讒口可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其三中情又無路可

通見阻之者衆。踟躕亦何作。善本。留相思無終極。亦何留者言雖

能還朝留亦無益不得不別。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此又見

但骨肉相思之情自不能已。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楚辭山蕭條

鳴蟬而已愈增索寞。西類。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鳥

喬林鳥有侶也。獸走索羣獸有侶也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

見索羣之急四句言人之聚處尚不如物。長太息。其四以上二奈何念

同生一往形不歸。言在城孤魂翔故域。謂任靈柩寄京師存者

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忽復過謂忽忽

自歸于哀謝但人生處世亡者固亡即存者。年在桑榆間。影響

亦歸于亡原是消息常理不足為哀晞乾也。不能追。承上所哀者屬暮年兄弟本圖相依共保今竟生死異

路如影之離形響之離器同朝而不同歸為可痛耳。自顧非金石。

即自顧其身亦。咄元喈子令心悲。其五。但念及

暗令心悲耳。咄喈大驚嘆。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以下由

聲以上一章是痛憤死別。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情。

全。然後展殷勤。以上是与王將各回。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

見別後徒。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其六。見今日為詩作贈

憂思無益。骨肉之情不能自己。後來彼此却不必爾爾。以上一章廣白

馬王之意由悲而壯亦是作文之去路否則便是楚四對泣無

已時也。又苦辛二字通結上。一是結與任城王死別。一是結與白馬王生離。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

疑虛無求神仙。松子久吾欺。言死別生離。雖懷苦辛。究何容其。非人慮思所及。信屬可疑。吉凶禍福。亦姑聽之而已。若欲。

遺棄一切。託於虛無。以求神仙。世間又無此理。松子見上。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

享黃髮期。不觀在城王乎。變故便在須臾。即百年誰能持以為。期况能全神仙之不死。但人生所可自慰。惟目前之。

聚首而已。而國家疎遠骨肉。從此離別。永無再會。與王執手。知復何時。但別後各當自愛。以共享此黃髮之期而已。亦不必定在執手。此六句再將上文收結上。收淚即長路。言盡而援筆從此辭。是慰此是勉。深厚之至。註俱混。

按通體不言子桓之薄。而薄處自見。溫柔敦厚。常棣而後。

此其嗣響矣。入手以行期之速。歸途之難。不敢一刻停。

止是親王歸國。不異放逐。兄弟禁其同止。宿歸國不得與。偕行。是有司監防。不異繫囚。中間則因與王生離。痛及死。

別不得已。歸之天命。勉以與同。白首以已。待兄弟之厚。正。反形。子桓待兄弟之薄。纏綿懇摯。俱從肺腑中流出。怨而。

不。怒。哀。而。不。傷。真。可。上。繼。三。百。篇。矣。有。責。躬。詩。之。乞。憐。告。哀。便。應。有。此。詩。之。張。目。發。憤。實。則。苦。到。二。十。分。亦。快。活。

到二十分胸中壘塊亦可消去八九。

贈秀才入軍五首

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集。林。稽。熹。字。公。穆。舉。秀。才。

伯明文集卷之二十七 詩 贈章 收也干

嵇叔夜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閑習也麗服軍戎之服有光暉也。左攬繁弱右袂忘歸。善

新序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繁弱弓名忘歸矢名。風馳電逝躡景追飛。五臣作影景日景飛飛鳥

首形其疾。凌厲中原顧盼生姿。凌上厲越也書生踐戎馬之場偏寫得有氣勢。攜我好仇

載我輕車。仇匹載乘也。南凌長阜北厲清渠。阜山也。仰落驚鴻俯

引淵魚。謂行軍田獵。盤于游田其樂只且。此篇言因從軍而田獵。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迅疾邁行也。春木載榮布葉垂陰。載始也。習習谷

風吹我素琴咬咬黃鳥顧疇。全倚匹也。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物以

之求四解已之懷人所欽謂秀才。心之憂矣永嘯長吟。人不亦於不亦於

此篇因秀才從軍寫已別後之思着眼在春字。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灑。上助山鳥

羣飛。以上六句是寫景物可愛起下出遊。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

飢願言不獲。不得見。愴矣其悲。此篇因出遊而致其思。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蘭圃只是美言不必有定在華山山名。流磻波平臯垂綸長

川。磻箭簇以石為之四句是言秀才從軍閒暇時所為。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

心太玄。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故云太玄四句是言自已所為胸次直是天空海濶無一滯相。羨彼釣

更得魚忘筌

筌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筌編竹為之。所以取魚者。喻得道則形跡俱忘。見已之不能思。欲與秀

小共証其玄中之妙。鈞叟指莊子。因鈞於濠水之上。故名。已不如彼。故嘉之。郢人逝矣。誰與盡言。郢人

皆秀才。莊子。莊子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

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

與言也。賦言不難。其難也。此篇因居者而思行者。見無人可與共証玄理。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四字是懷微風動桂。閨組帳高褰。四字全

生情。桂衣裙。組所旨酒盈樽。五臣莫與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

以繫帳者。舉也。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四字不言思佳人不在。能不永歎。平聲

此篇是因月夜無與同歡而致其思

按讀叔夜詩能消去胸中一切宿物。由天資高妙故出口

如脫。在魏晉間。另是一種手筆。五篇詩意自明。但是寄

不是贈選中此類極多。姑仍其舊耳

贈山濤 五言

司馬紹統

臧榮緒晉書。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為散騎侍郎。山濤為吏部侍郎。而紹統未仕。故贈以

此詩欲濤薦也。

蒼蒼倚桐樹。寄生於南岳。

倚桐可為琴瑟。彪自喻一篇。從此發意。

上凌青雲霓。下

臨千仞谷。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

四句言所託非地。喻處幽隱。

昔也植朝

目求。今者絕世用善作。控口。貢。忽。子。見。迫。東。因託南岳故絕世用

危。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班匠。牙曠皆喻執政。匠即匠石。不到焉

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二句喻無人用。有才不能自。冉冉三光

馳五臣。逝者一何速。有彼一時此一時之感。中夜不能寐。撫劔

起躑躅。感彼孔聖歎即上。哀此年命促。卞和潛幽冥。誰能證奇

璞卞和事見前。潛幽冥。謂世無其人。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神龍喻濤。山海

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

燭龍。燭照也。求濤之薦。只此二句便佳。極有身分。

按椅桐宜生於朝陽。不宜生於南岳。朝陽明顯之地。南岳

幽隱之地。是以門第為喻。明顯則薦者有人。幽隱則薦者

無人也。但年華未去。不妨姑待。其如年華易逝。何不激不

隨立言有體。

贈張華五言。按茂先為太子師傅。猶君昏愚。母后淫虐。人共知此座可惜矣。不能見幾。如二疏卒致覆巢

之禍。痛哉。又此篇。舊列答後。今移前。

何敬祖滅榮緒。晉書。何劭字敬祖。博學多聞。善篇章。為太子師。與華相善。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懸象。日月也。出易經。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

游臨清泉洞。仰觀嘉木敷。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滅榮緒。晉書。吳滅封

侯侯。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有謂富。鎮俗在簡約。樹塞焉。

明文集卷之二十七 詩 贈章 十一 故范軒

明文集卷之二十七 詩 贈章 十一 故范軒

明文集卷之二十七 詩 贈章 十一 故范軒

明文集卷之二十七 詩 贈章 十一 故范軒

志不在功名。以下皆自述其志。自居於闕。虛恬竊所好。文學少

所經。忝荷既遇任。為太子。白日已西傾。時年道長。若智短責重。

困才輕。道長指國事。責重指居。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

為我戒。夕惕坐自驚。負負擔。小人之事。乘乘車。君子之事。使

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不敢當來詩。貴不忘儉。數

句言欲隱也。註混。

按二詩安詳和雅。質有其文。此有德之言也。

贈馮文罷遷斥夜邱令。四言。馮文罷集云。文罷為太子。洗馬。遷斥邱令。贈以此詩。斥邱縣在

魏郡東。八十里。

陸士衡

於安皇聖世。五臣。時文惟晉。時文時有文。受命自天。奄有黎獻。

黎衆獻賢。閭闔既闢。承華再建。閭闔。天門。以比闕門。承華。太子

也。謂武帝。建建。明明在上。有集惟彥。其一。明明顯之德。在上。謂天子。

立也。士遡其始而言。奔奔馮生。出馬。哲問。五臣。允迪。問言智而好問。

乃文之開端。天保定子。靡德不鑠。子指馮生。鑠。美也。言

於人允信。迪。蹈也。言。邁心玄曠。矯志崇邈。邁。行玄。幽曠。大矯舉。崇。高。遵

其無德不美。邁心玄曠。矯志崇邈。邁。行玄。幽曠。大矯舉。崇。高。遵

承上允迪來。彼承華其容灼灼。其二。承華。太子所居門。嗟我人斯。戢翼江

潭。江潭。吳地。吳亡入晉。四句自叙。以鳥為喻。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出自幽谷。及

爾同林謂俱為洗馬幽谷即上江潭臧榮緒晉書雙情交映遺

物識心其三遺物謂忘形骸識心兩心相人亦有言交道實

難有類即者弁千載一彈冠高貌弁皮弁漢書蕭朱結綬王

朱博王王陽貢貢禹王陽用則引貢禹今我與子曠世齊歡

此皆千載僅見之事脫化經語新雋利斷金石氣惠秋蘭

及子雖與王貢曠利斷金石氣惠秋蘭其四易二人同心其

如蘭惠美也此章叙羣黎未綏帝用勤止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與馮共事情好之篤羣黎未綏帝用勤止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我謂帝肆置也僉曰爾諧俾民是紀紀紀綱其事謂乃眷北徂

對揚帝祉其五眷帝眷之也北徂斥邱在北此疇昔之游好

合纏絲借日五臣作未給五臣作亦既三年居陪華幄出從朱輪

居謂在朝之時陪侍太子幄坐方驥齊鑣比迹同塵其六方

帳華華美太子出則乘朱輪車方驥齊鑣比迹同塵擬也擬之

驥則同鑣比之迹則同塵言左右之子既命四牡項領四牡四

不離此章又追叙同為洗馬時事馬項領馬項領

項上馬尊塗遠蹈騰軌高騁二句言慶雲扶質清風承景二句

一路安行無阻嗟我懷人其邁惟永其七邁行永長也因其

質軀也景影也嗟我懷人其邁惟永行永致其思此章叙其由

京師至斥邱否泰有違時陸免官居家及子春

是送行正文否泰有違時陸免官居家及子春

幸後子秋暉華至秋而結實春華喻少壯秋暉喻年老少逝將

去我陟彼朔陸善作郵陸非悲善作子之念心孰為悲其八

今已與馮始終之遭逢不而致其遠別相思之意

右八章即文賦所云文扶質以立幹理垂條而結繁格律

昭明文選卷之二十七 贈章 右

井然

於承明作與士龍

五言。晉註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良註承明亭名机從吳入洛與弟士龍

別於長林亭作詩與士龍述相思之意。按承明應是承明廬即子建詩所云謁帝承明廬也集作亭應是廬字之誤至良註因篇中有分途長林側亦指長林作亭名詩中明云揮袂萬始亭則長林乃是活字萬始方是亭名尤謬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

牽世牽於世累嬰纏也時網為時網羅晉徵之也徂征自吳入洛二句追

溯其

飲餞豈異

五臣作他字

族親戚弟與兄

婉變

力居人思紆鬱游

子情

婉變柔情留戀居人指弟士龍紆鬱氣纏結不得伸貌游子士衡自謂一止一行叙出兄弟至情

明發遺

交寐寤言涕交纓

遺安寐謂不成寐寤醒也纓冠系

分途長林側揮袂萬始亭

士龍送士衡

行躬要遐景傾耳玩餘聲

二句叙初別之景寫得出

南歸慰承

安北邁頭承明

南歸指士龍北邁自謂永安舊居之地舊註亦作亭名謬甚承明謂之頭明是居宿處非亭名

知永安有昨軌

承明子棄子

上揚韻軌跡也

俯仰悲林

善作薄慷慨含

辛楚

承上子棄子來

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

懷往指上昨軌來日獨居故可悼

感別

慘舒翮思歸樂遵渚

慘舒翮即不能奮飛之意以思歸意作結

按中間刻八處極真極摯意只在眼前人却說不出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五言。王隱晉書顧榮字彥先吳人為尚書郎時阻雨不相見故贈

此詩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大火心星貞正也。朱光即朱明爾雅夏為朱明積陽日也。熙明也。夏日行

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善註言月離畢天將雨也。西方七星畢昂之屬俱白虎星。畢星好雨

本詩月離于畢屏翳雨。淒風迺時序。苦雨遂成霖。迺逆也。雨過

師吐重陰。謂作雲也。朝游忘輕羽。夕息憶重衾。輕羽毛扇。衾被也。

感此風雨逆。與子隔蕭牆。蕭牆阻善作且深。蕭牆指尚書省。形影曠不

接。所託聲與音。託寄也。聲音謂書信往來。音聲日夜濶。何用慰吾心。何用猶何以。

此篇是因霖雨。顧音書不至而致其相思之意。

朝游游會善作層城夕息旋直廬。即承明廬直廬直宿之廬。迅雷中宵激。驚電

光夜舒。雷光夜中舒布。玄雲拖徒朱閣。振風薄綺疏。綺疏窓也。豐注溢。修雷

潢潦浸階除。豐注層上雨。水雷注水處。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渠。沈五臣作沈字。

極寫霖雨。霖湮梁穎。流民泝荆徐。梁穎二地名。泝沿流而上。荆徐二州名。眷言懷桑梓

無乃將為魚。

此篇從上感物百憂生句。暢發其意。末以不忘舊居作結。

贈顧交趾公真。五言。晉百官名顧祕字公真為交州刺史。士衡思之。故贈此詩。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邁遠也。謂在交州。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

藩后吳王也。顧氏譜曰。吳王郎中令南裔交州。屬南。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裴淵廣州記。五

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二句承上美之。言遠有功績不

昭明文選集卷之二十七 贈章 六

辭小位人能立言易高山安足凌言易越言易巨海猶縈帶言易歸途之易起下

獨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

簡質

贈從兄車騎五言。集云陸士光

陸士衡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以物况人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翩翩

之貌髮鬢谷水陽婉變岷山陰陸道瞻吳地記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居此谷東

北日陰髮鬢言如將見之婉變留戀也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

沉頂足上面刻畫得出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寤寐註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寤寐

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欽敬也所敬謂兄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安得

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善作衿也背後也衿猶前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思侶之鳥且有悲音况人豈無之也

此篇是從兄在吳已從洛中贈之中間一語抵過百語

答張士然五言。孫盛晉陽秋張峻字士然少以文章與士衡友善士衡從駕出游士然贈詩故有此答

陸士衡

潔身躋秘閣自叙職業秘閣峻且玄玄幽深也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

善作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二句言天子巡行以修明祀已得隨駕出游祈年禮記春祈穀

於上帝即逍遙春王囿躑躅千畝田晉宮閣銘洛陽有春王園禮記天子為籍田千畝

所曰... 卷之二十七

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工細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穎穀穗。顛樹梢。余周水鄉士。摠轡臨清淵。五臣

字。水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結句從水鄉士生

中間俱從祈年生出情景。

為顧彦先贈婦二首

五言。善註集云為令彦先作。云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陸士衡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上聲。緇。黑色塵游

衣修身。因修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同懷子。同懷抱。隆思亂心

曲沉歡滯不起。隆思猶繁。思滯鬱也。歡沉難尅。興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

翼翻飛。浙江汜。據此則彦先家在浙江。冠猶可也。

此篇是夫贈其婦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閨。東南謂吳。借問歎何為。佳人渺天末。

佳人指。游宦久不歸。山川修且濶。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參商

二星名。相隔甚遠。事見左。離合非有常。譬彼弦。五臣。與。音括

釋名。矢末曰筈。弦與筈始不相離。而終相離。妙譬。濟曰。願保

人生離合不可常。如弓弦與箭末。暫著絃。乃釋遠去也。

金石軀慰妾。長饑渴。善曰。漢書武涉說韓信曰。足下自以為與

樹枝以解長飢渴。翰註。金石謂堅固也。軀身也。言相思如飢渴思飲食也。

此篇是婦答其夫二篇立言俱有體

贈馮文罷五言。文罷為斥邱令。前已贈詩。今此重贈。

陸士衡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與馮同為洗馬。註見上。觀此則知上於承明作與士龍。承明是廬。不是亭。

尤易。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各異尋。謂各尋其偶。苟無凌風。

翻徘徊守故林。故林。太子宮。言尚為洗馬。二句是反言。見非馮有林。尚守故官。不能為斥邱令。四句俱以鳥為

止。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所欽。指文罷。發軔清洛汭。驅馬大河陰。

孔安國。水北曰汭。復作斥邱。非。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

復作斥邱。非。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

吟愧無雜佩。贈良訣代兼金。訣。問也。即以詩代物。夫子茂遠猷。勉。款誠寄。

惠音。望其答。

輕清圓潤。

贈弟士龍五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怒焉傷別促。飄然而來。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

足我若西流水。子為東時。五臣。一作時。岳。一行。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

育。逝。機自謂。居謂雲。言慷慨不平。逝者之言。安得攜手俱契闊。

成駢非服。駢。駢傍馬。所以夾轅者。駢服。之馬。常相隨。言離後復合。

召月文選集卷之二十七詩 贈章 七 後也干

情真語摯

為賈謚作贈陸機

向註大意述晉平吳得陸生與之同官兼言離別勸戒之事

肇自初創二儀烟燭於云切肇始也初創謂初粵有生民伏羲

羲始君結繩開化八象成文見於易故以伏羲為斷開化者闡

結繩之化始有文其芒五臣作九有區域以分其一○芒芒遠

字八象即八卦區城此篇先叙有君臣之始發端神農更王軒轅承紀史記軒

雖似太遠一路叙來體極凝重漢書昔在黃帝畫野離疆爰封眾子畫野分州得百

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順天地之紀而軒轅承之畫野離疆爰封眾子畫野分州得百

里之國萬區史記黃帝二十四人夏殷既襲宗周繼祀龍因也相

五子得其姓者一十四人其二○縣縣瓜瓞指周傳世之久六國韓

縣瓜瓞結徒六國互峙燕趙魏齊楚此篇僅三十餘字括囊許多

帝王世次強善作秦兼并吞滅四隅子嬰面觀漢祖膺圖五臣

是何筆力符字○史記趙高弑二世立公子嬰為秦王子嬰奔沛公於軹

道傍左傳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而縛衡璧士與觀

以明靈獻微弱在涅則渝靈帝政由十常侍筆黃巾之亂獻帝

俱死言受變於世亂不能三雄鼎足孫啓南吳其三○三維魏

持其紀綱染渝變也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吳志黃龍元年權即皇帝

吳陸乃吳人吳志陸之答賈便不敢說僭

號此立大晉統天仁風遐揚大晉謂武偽孫銜璧奉土歸疆晉

玉瀆伐吳孫皓降於王濬璧國婉婉長離凌江而翔其四○長

寶手自縛不能執故降用口脚婉婉長離凌江而翔其四○長

喻機婉婉美貌陸機凌江而來猶鳳之翔長離云誰咨爾陸生

此篇叙士衡自吳人浴之始文勢陡健

月日... 卷之二十一 贈章 廿

鳴九皋猶載厥聲鶴鳴九皋之上其聲聞天詩人猶記之載

是比體字法皆用况迺海隅播名上京爰應旌招撫翼宰庭

關文氣排盪容與儲皇之選實

五○海隅謂吳城榮緒晉書太熙末太傅楊駿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謂機為祭酒宰謂駿也此篇叙士衡仕晉之始儲皇之選實

吾子洗然恬淡自逸

其七○洗然無係志貌此廊廟惟清俊又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延進也廊廟所擢應嘉舉自國而

是延進用之人惟其清而已上下過峽陡健

遷翟拔也從吳王郎中令齊轡羣龍光讚納言

讚優游省闈珥筆華軒

其入為尚書昔余與子纒縵東朝

雖禮以賓情同友僚

言雖接以賓禮與

貌雖禮以賓情同友僚

言雖接以賓禮與

貌雖禮以賓情同友僚

言雖接以賓禮與

貌雖禮以賓情同友僚

韶鞞小鼓賓敬也

雖以禮相敬於情不

韶鞞小鼓賓敬也

雖以禮相敬於情不

韶鞞小鼓賓敬也

雖以禮相敬於情不

韶鞞小鼓賓敬也

日共事交好之情

自成五臣離羣二周于今

日共事交好之情

自成五臣離羣二周于今

日共事交好之情

自成五臣離羣二周于今

日共事交好之情

會面分著情深

分朋友子其超矣實慰我心

會面分著情深

分朋友子其超矣實慰我心

會面分著情深

分朋友子其超矣實慰我心

會面分著情深

少會面分著情深

之分朋友子其超矣實慰我心

少會面分著情深

之分朋友子其超矣實慰我心

少會面分著情深

之分朋友子其超矣實慰我心

少會面分著情深

昭明文選集

卷之二十七

詩

贈章

三

詩候望好音。其十。此篇因叙別。欲崇其高。必重其層。欲崇高。大之德。

必藉積。立德之柄。莫匪安恒。易謙德之柄。恒德之固。在南稱甘。

同。度北則橙。宅耕協韻。甘以移植而易形。恐人徙居而變節。

崇子鋒穎。不頹不崩。其十一。崇猶尊也。史記平原君謂毛遂。

曰。使遂早得處囊中。當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鋒穎二字。

本此。六臣註。俱欠發明。但此亦是根上立德為言。意取誠中形。

外。頹。秃崩壞也。四句戒之。此篇終之以勉勵勸戒之意。

石十一章篇法自明而典切流。動是安仁擅場處。

按此篇賈贈陸後篇陸答賈前俱從原本說入。直到四五

篇方入題。而文氣便綿亘透迤。有嶺複岡連之勢。故作文

必無入手遽將題面說盡之法。但又須看其逐層交卸簡

潔詳盡處。最足開學者心胸。助學者腕力。

答賈長淵。五臣作謚四言并序。王隱晉書賈謚字長淵。

陸士衡。舊本答前贈。後今正之。

余昔為太子洗馬。漢書太子屬官有先馬。魯公善無此。賈長淵

以散騎常侍侍東宮積年。東宮太子所居。謚食封於魯。余出補吳王郎中令。

三子封吳。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為尚書

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肇始也。有皇謂三皇黎蒸衆庶。先天創物。景命是膺。易先

天而

招明文選集成

卷之二十七 詩 贈章 三 汝也

賦

天弗違創始降及羣后迭毀迭興三皇之下眾邈矣終古崇替

景大膺當也其一○此章直從天之作君說君迭有與亡

有徵起內包括許多帝王何等筆力在漢之季皇綱幅裂漢季

末也皇家綱紀如火善作辰匿暉金虎躍善作質漢以火德王

帛幅分裂謂亂也火善作辰匿暉金虎躍善作質漢以火德王

者房心屬火匿暉火德衰也金太白星屬西方主兵石氏星經昂

雄心馳騫義夫赴節釋位揮戈言謀王室其二○天子有難則

用干戈以謀匡救王室如盧植傳變之討黃巾此章言漢亂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平聲如彼墜

景曾不可振平聲○如落日之乃眷三哲俾乂斯民三哲劉備

也父治啓土雖難改物承天其三○三哲開土宇雖屬艱難然各

而有蜀吳爰茲有魏即宮天邑從漢入三后從三后吳實龍飛

魏三國入魏天邑即漢許都吳實龍飛

劉亦岳立二句干戈載揚俎豆載戢戢敬也言民勞師興國玩

凱入其四○凱凱歌戰勝則奏凱而歸人習見其事故曰玩此

天厭霸德黃祚五臣告豐許觀切○魏以土獄訟違魏謳歌適

晉從魏入晉陳留歸藩我皇登禪去聲○魏主與禪位於晉庸

岷稽顙三江改獻其五○庸岷蜀境庸國名岷山名三江吳境

晉受命赫矣隆晉奄宅茲土奄大宅對揚天人有秩斯祐對答

為帝赫矣隆晉奄宅茲土奄大宅對揚天人有秩斯祐對答

天人之望揚播也謂播其功德秩序祐惟公太宰光翼二祖太

福也行事有次序故天人交與以福謚父賈充臧榮緒晉書晉太祖為大將軍以誕育洪胄纂戎干

魯其六○洪胄謂謚臧榮緒晉書謚父韓壽河南尹母賈充少

女充平生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以外孫韓謚襲封槐自表

宮月文選集卷之二十七詩贈章

陳是允遺意帝許之以謚為魯公纂繼戎大也武帝封謚為魯公故云繼大於魯也此章叙謚父有大功於晉謚襲封為魯公

之東朝既建淑問峩峩東朝謂愍懷太子淑問猶我求明德濟美譽峩峩高貌指太子

同以和左傳齊侯曰唯據與我和晏子曰據亦魯公戾止裘服

委平蛇徒何思媚皇儲高步承華其七○王隱晉書謚以賈后

華見上此章叙謚昔我逮茲時惟下僚機為太子洗馬故云下僚及子棲遲

同林翼條棲遲謂游息俱在東宮故曰年殊志比服舛五臣義

稠直留切○年殊謚少機老服章游跨三春情固二秋其八○

言同游經越三春情之堅固亦已二秋此章祇承皇命出納無

違尚書郎為出往踐藩朝此句山洗馬出為吳來步紫微入為

黃云來步紫微紫微天子宮升降秘恩我服載暉孰云匪懼仰肅明威其九

句言已為尚書郎不敢怠於其職此章叙已由洗馬出為吳二

王郎中令今復由郎中令入為尚書郎以下則叙與謚別也分

索則易攜手實難索散也念昔良游茲焉永歎平公之云感貽此

音翰平○感感念昔游翰筆也蔚彼高藻如玉如蘭其十○觀此篇或是機

或時謚歸藩於魯機為尚書郎為詩贈陸而陸答惟漢有木曾

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木謂橙也賈謚贈詩云在南稱柑

變質故不可以踰境金百鍊而不銷故萬邦作詠賈戒民之胥

之以木而陸自勗以金詩大路南金即承來詩自勵儀形在

好狂狷厲聖狂狷五臣作猖狂○民人勵勉也言民之儀形在

音子聞子命其十一○儀形即上所云狂狷此章因謚詩有在

南稱柑度北則橙相勉之意故抽出重處以答其

右十一章凝厚綿密使人猶想正始之音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

潘正叔 文章志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 延州延陵季子食邑吳顯允陸生於今

五臣儔 顯允明信振鱗南海濯翼清流 操行之潔 婆娑翰林容

與墳邱 其一○翰筆也林謂古人著述之多如林墳三墳邱九

問之 玉以瑜潤隋以光融 禮記君子比德於玉瑜玉色之純者

富 學問言有美質又能加以乃漸上京羽 善作儀儲官 自吳入

子洗 玩爾清藻味爾芳風 二句言其 泳之彌廣挹之彌冲

謂涵泳彌廣尋味不窮挹謂酌取彌冲蘊蓄 崑山何有有瑶有

無盡 二句承上文章來右二章詩意自明 崑山喻省閣瑤珉喻

珉 崑山喻省閣瑤珉喻 及爾同僚具惟近臣 正叔嘗為太子舍

為近 予涉素秋子登青春 素秋喻老 愧無老成厠彼日新 其三

士衡有日新之德愧已德異老成厠列 邴邴大邦惟桑惟梓 邴

其中與同官也此章叙與士衡同官 邴邴大邦惟桑惟梓 邴

衆多也大邦指吳陸 穆穆伊人南國之紀 穆穆肅敬貌 帝曰爾

之舊居故曰桑梓 穆穆伊人南國之紀 伊人指士衡 帝曰爾

諧惟王卿士 諧宜也惟王謂帝弟吳 俯儂從命奚恤奚喜 其四

僕屈身也見左傳正 我車旣巾我馬旣秣 周禮巾車下大夫二

考父鼎銘恤憂也 星陳夙駕載脂載轄 星陳見星而陳車夙駕早發

代陸叙將 星陳夙駕載脂載轄 脂膏也膏車使滑轄車鍵 婉

行之意 星陳夙駕載脂載轄 脂膏也膏車使滑轄車鍵 婉

變二宮徘徊殿闈醪澄莫饗孰慰饑渴其五○婉變徘徊皆領

官也上四句是言將別此四句是言別後相思之意蓋二宮殿

闈皆已與陸所舊處者今不見陸故宛變徘徊也○此章叙別

昔子忝私貽我蕙蘭陸集有贈正叔詩私私今子徂東何以贈

旃徂東謂適也寸晷惟寶豈無瓊瑤晷日影淮南子聖人不貴尺

言雖有不足為寶二句彼美陸生可與晤言其六○此章叙

即仁人贈人以言之意按右六章體質極凝重去漢魏不遠東晉而降漸趨入新

俊一路無此凝重矣惟顏謝二家力追元康諸家然中間

便不無抑塞晦悶處

贈河陽五言○向註潘岳為河陽令是是從父故不言名

潘正叔

慮善本生化單父子奇泣東阿呂氏春秋密子賤治單父彈

年十八齊君使治阿共載者皆白首于奇至阿鑄庫兵以為

耕器魏聞童子為君起兵擊之阿人各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漢書朱邑少時為奇桐鄉嗇夫廉平不

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

人果為邑起塚立祠祭之不絕舉四人治行之美以况河陽

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驥龍喻冠步鼎鉉既立宰五臣三

岳早辟賈充府出為河陽令易鼎金鉉鼎三足三公象鉉鼎

東河內流聲馥秋蘭摘藻豔春華流聲居官之聲摘徒美天姿

茂豈謂人爵多所美者在乎天姿之茂豈言此人爵之多

是贈為宰是贈潘岳為宰典切不浮

贈侍御史王元貺 五言。周禮大宗伯御史掌書之官。至秦以為理獄之官。

潘正叔

崑山積瓊玉廣厦構衆材 崑山廣厦喻國瓊玉衆材喻賢人構合也 游鱗萃靈沼撫

翼希天階 二句全上一例四句俱是此皆理勢之必然者萃膏

蘭孰為消濟治由賢能 奴來切。漢書龔遂卒有父老來弔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膏蘭為物以

明燭暗以香變臭自致銷爍不 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 謂勉

辭其勞賢能濟理亦猶是也 崇禮門名王前為尚書郎朝奏皆在此門 螻 鳥 屈因小往龍翔

迴大來 舊註螻屈喻聖人潛隱龍翔喻即位言螻屈之時喻賢人在外故云小往龍翔之時喻君子入用故云大來

小往大來木易泰卦小即陰大即陽似此引用未妥且螻屈協

龍翔亦是指一身之用舍舊註作聖人潛隱即位亦未妥

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 毗輔也書庶事康哉

前用喻意後用正意體質亦厚

